



墾丁的特有種烏頭翁



春到墾丁

沒有玉山融雪的萬象乍醒，也沒陽明山花季的姍紫嫣紅，春天，什麼時候來到墾丁呢？風，告訴了我們答案。當強勁的落山風逐漸轉弱，並且被和煦的西南風取代時，春天，便造訪了墾丁。

逐漸昇高的溫度、濕度，提醒著每一個蓄勢待發的生命。在潮浪拍擊的玄色礁岩上，綠藻柔軟了礁岩的嶙峋銳利；刺桐火紅的花序開滿一樹，帶來熱鬧的春意，一時之間，也成了群鳥訪花尋蜜的美食天堂；

春意盪漾，黃裳鳳蝶譜寫著愛戀舞曲；

春暖花開，萬象更新，龍鑾潭裡棲息的水鳥群，也開始換上夏羽，準備飛回北方的故鄉。

候鳥北返，把墾丁舞台交還給了留鳥，啾啾的烏頭翁詮釋著春天的喜悅。

四月，南十字座鑲懸在南天的夜空；海中珊瑚歡唱生命之歌
五月，期待已久的梅雨終於普降大地，溫暖豐潤的土地，為明豔的夏天蘊釀熱情……

山的微笑

喝飽了春雨，經過寒冬催促，杜鵑花蕾漸次膨脹，粉紅的，白的，一朵一朵，一瞬間，山谷被燃亮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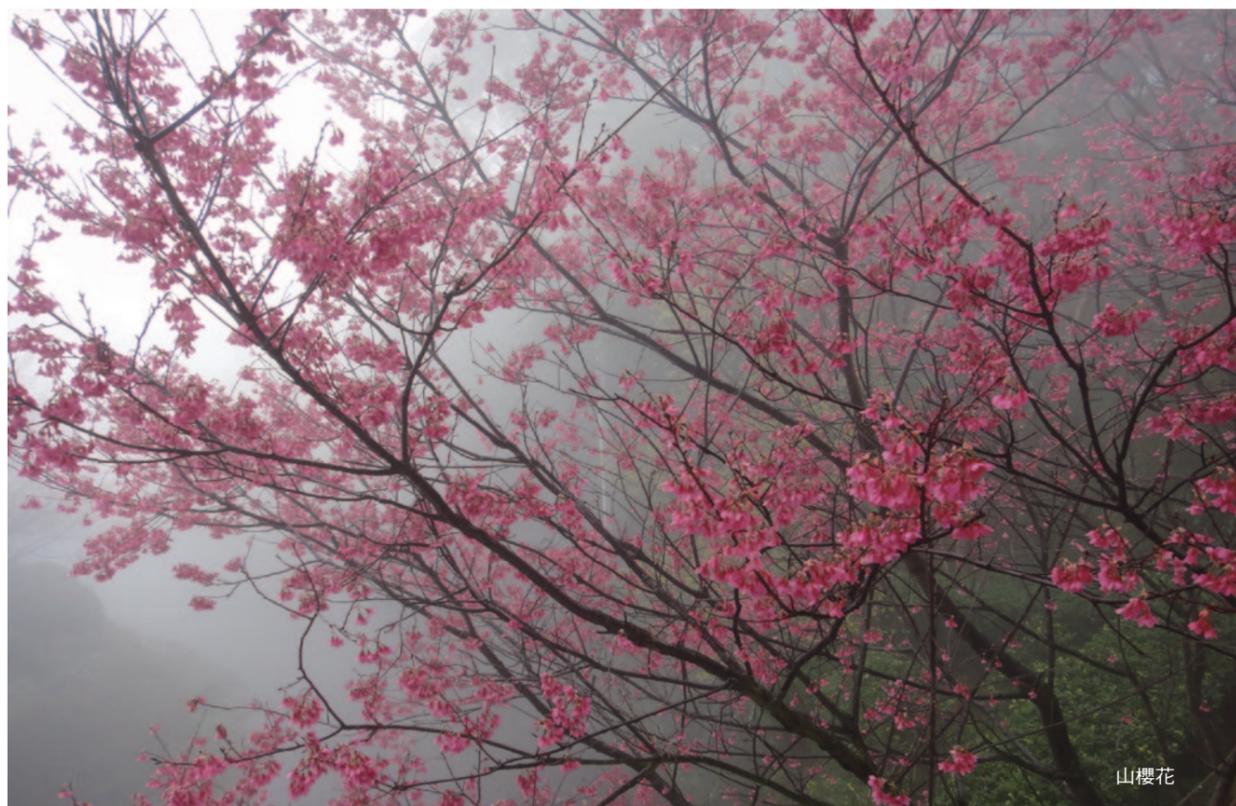
坡面上，先驅的植被族群記錄著家族史，高山芒和玉山箭竹的地下莖緊緊抓住岩隙土壤，隨著山勢起伏，披上大規模的沉默，山變得沉靜。溪谷飄越來水氣，雲霧聚攏，悄悄掩去現實的稜脈，山緩緩沉入濛濛的夢。

沒有傳來慶典的聲音，山不會醒來，那是歡樂又清脆的聲音，臺灣高山杜鵑，玉山杜鵑，一簇簇的盛開，熱熱鬧鬧，山一下子睜開眼睛，見到了杜鵑，山漾出了笑容，粉紅的，白的，一朵一朵，宛如深藏一整年的酒渦，山的心事，一下子讓快樂的杜鵑給說盡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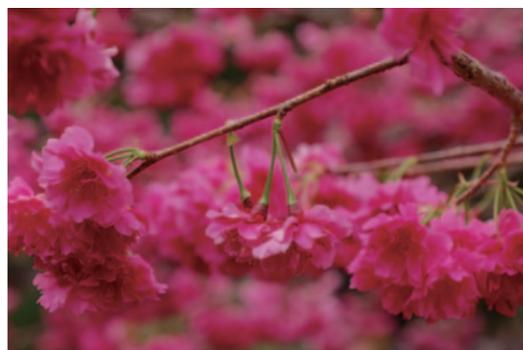
山中的雲霧無常，陽光照射，雲霧漸漸散開，近峰頂的岩壁上，草本群落清晰可見，彷彿綠泉，自裸岩湧出，點點迤邐而下。玉山圓柏在峻崖間生長，糾結盤繞，伏成矮實的灌木叢，混生於杜鵑叢。當杜鵑絢爛展顏，圓柏從上一個季節驚醒，用抵抗寒風的蒼勁枝幹，緊緊摟抱久別的春天。



玉山杜鵑



山櫻花



重瓣山櫻花

陽明花曉

群山環繞的陽明山國家公園尚籠罩在東北風吹過的濕氣中，舉目所見灰濛濛的一片。隆冬正緩緩拉起衣角，流連不肯退場，春天已迫不及待要踏進舞台。霧氣躲在起伏的山窩間打滾，纏著山巒把玩最後的表現機會，各式花卉蠢蠢欲動。在細雨與霧氣中，溫暖只好分批報到，卻越是吊人胃口。山巒平野間錯落的山櫻花，丰姿綽約地站立在輕煙迷霧裡，或深紅或淺紅總像美人含羞帶怯，引人一探究竟。一盼到天晴，白雲扶疏，視線清朗，草原找回遺忘的青綠，百花綻放，金毛杜鵑、西施花、紅星杜鵑、平戶杜鵑、大屯杜鵑等爭豔如畫。紅楠、大葉楠與牛乳榕吐出粉紅嫩芽，還有樟樹與楓香新葉的嫩綠。這場春雨過後的百花爭艷，恐怕連著兩個春天也分不出高下。

峽谷之春

植物對季節更迭的知覺總比人敏銳，當東北季風的威力漸弱，合歡山積雪尚未溶盡時，春天的腳步就已悄悄走進太魯閣峽谷中。

峽谷中的臺灣櫟在休眠中甦醒了，從枝頭上吐出紅色的新芽，然後，在葉綠素的催化下轉為嫩綠、深綠，青楓、楓香、樟樹、青桐、九芎、無患子等也不遑多讓，從繁葉落盡的瘦枝上，紛紛冒出新葉。

從中橫上仰望，或站在錐麓古道鳥瞰，處處流露出春天的訊息。

還有，布洛灣的臺灣百合、台東火刺木、雙花金絲桃，綠水的大葉溲疏、呂宋茨藻、馬蘭都在暖暖的春陽中盛開。

不知不覺的，已聽不到飛返上山的冠羽畫眉、青背山雀和黃山雀，猛然，才發現小雨燕又回到峽谷中忙碌了，

太魯閣峽谷的春天，來了。



春天的太魯閣峽谷

聖稜覆雪

這從大霸、小霸，一直延伸到雪山主峰的稜線，就是岳界有名的聖稜線。在觀霧與雪見地區，可以幾近九十度穿透聖稜線的重心將它毫無遮掩的透澈入目。

雪後的聖稜線，搭配清新冷冽的空氣，彷彿有一股力量，可以沈澱心靈、可以忘卻煩憂。而這一景，就如「一期一會」般，也是季節限定的絕美景致，這輩子遇見過一次將會深深烙印在心裡，無法忘懷。

每年冬季到初春，她就像披上白紗待嫁的新娘，襯著蔚藍青天，以一種說不出的平靜心情與一點期待，希冀終成眷屬的完滿。

那純白的信念，是一種堅定的愛情，一種幸福的感受。但，就像每個淒美的愛情故事，也像被下了詛咒的少女，隨著從北國捎來消息的冷氣團消逝後，幸福並沒有持續；白紗漸漸化為她的淚水，卻滋潤了廣袤萬物，喚醒了沈睡的生靈……

文·圖
陳家鴻



聖稜線

春漾金門

三月，乍暖還寒，當第一道南風緩緩吹起，迷霧輕籠，冬季蕭瑟的印象便逐漸褪色，枝梢的枯寂旋即化成點點新綠，隨後舒葉散花。候鳥遷徙有如陽光律動一樣準時，田間野地裡的響動也激情熱烈，一切都在時序的轉替中如期展演，閒看花開花落，草長鶯飛，正所謂「天地靜好、歲月無驚」。

驚蟄之後，咆哮乾冷的北風慢慢轉弱了，陽光再次眷顧北半球，南風夾帶的水氣，適時帶來滋潤。正所謂「春雨驚春清穀天，夏滿芒夏暑相連。」不管是雨水、清明（雨紛紛）還是穀雨，這些節氣帶來的雨霧濕潤，對金門的植物而言（特別是生長在花崗岩環境的植物），無疑是天降甘霖，生機一觸即發。

石縫裡淺薄的土壤一旦受水滲透，根系隨即甦醒，壓抑了整個冬季的熱情，正要醞釀一場無聲的騷動。從暗褐色蔓藤的節間，拔一口氣把嫩葉、花朵、卷鬚，全都綻放開來，團團錦簇驚爆有如綠色煙火。石斑木和小葉赤楠用濃郁的青綠、殷紅來潑染山石，揮灑一幅「靜岩浮雲相伴，碧綠胭脂互倚」的景緻。

文·圖
廖東坤



小果薔薇



藍綠光鰓雀鯛

春跡·台江

魚塭裡、河口上、潮溝邊、廢鹽灘、紅樹林……

什麼時候顏色單純的水鳥們偷偷換上了一抹鮮豔？

行走於阡陌縱橫的魚塭小路間，兩側逐漸染上的春彩，以及露出的新葉與新芽……

萬物正等待著生命的甦醒，為即將到來生意盎然的季節醞釀與準備。

遠渡而來的黑面嬌客，經過一個冬季的養精蓄銳，長出了嫩黃鮮麗的頭冠及飾羽，昂揚嬉戲而躁動著，為北返也為繁衍。

而此時為孕育在地珍貴經濟物種的大地及水域正滋養著豐富的養分，提供了群鳥北返前覓食休憩的天堂。

鳥群此刻正一群一群積極地低頭進食，歡欣而愉悅。

當沿海強勁的東北季風漸弱，南國豔陽逐漸升溫，沒有百花綻放的萬紫千紅，台江的春跡是如此細微地隱匿在各個角落。

春，已到。



春漾雀鯛

春天，徜徉在東沙的珊瑚海，

常有機會巧遇，

數百隻成群出沒的「藍綠光鰓雀鯛」，

魚群移游，光影折射，

青綠變幻成淺藍，

遇威脅，集體閃入珊瑚枝縫中，

整齊劃一的身影，讓人流連。

受春天，催化，

雄魚由綠轉黃，

背、胸、尾鰭紛紛現黑，

即動口—築巢、清家園，

礁石上，婚姻色的雄魚群，

捍衛愛巢、驅逐異己，

不斷向雌魚，展現氣魄，

希望—擄獲芳心。



黑面琵鷺